

論通泰方言與客贛方言的語言接觸

侍建國

提 要：本文重新詮釋通泰方言與客贛方言“同源論”的兩條語音論據，認為兩地的全濁聲母清化“不論平仄一律送氣”可能屬於類型上的共變，通泰方言只有“全濁上歸陰平”的特徵才是來自跟客贛方言的語言接觸，而全濁上歸去聲則是通泰方言和客贛方言長期受北方官話的影響而產生的共同變化。本文論證通泰方言的“全濁上歸陰平”是早期與客贛方言有過接觸的痕迹，不是同一祖語的共同特徵。

關鍵詞：語言接觸；同源關係；語音分化；類型共變

通泰方言與客贛方言的關係曾引起一些方音史學者的討論（魯國堯1988，張雙慶、萬波1996，李如龍、辛世彪1999，顧黔2001），結論較為一致：二者具有同源關係。即使不贊成“同源論”，也認為有關音變是在同一規律支配下產生的^①。本文根據歷史語言學方言比較的同一性原則，在重新詮釋“同源論”語音論據的基礎上提出“語言接觸”論，即通泰方言的濁上歸陰平是早期與客贛方言有過接觸的痕迹，不是同一祖語的共同特徵。

“通泰、客贛方言同源論”最早由魯國堯（1988）提出，他認為二者“血緣”上有相近關係，這個“源”就是4世紀的南朝通語。其音類上的依據有二：一是古全濁聲母今音逢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一律送氣，二是調類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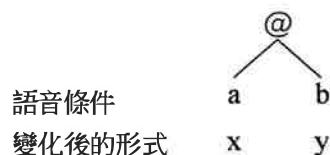
^① 例如，王福堂（1998）提出客贛方言的語音共同點可能是由方言間的接觸而造成的；但對於濁上歸陰平的現象，卻不認同它是由接觸造成的；至於這一調類歸併也出現在通泰方言裏，他認為是“同一規律支配下產生的歷史音變。”

分爲七聲調、六聲調兩種。顧黔（2001）又將後一依據概括爲古全濁上/濁去歸陰平是通泰方言六調區的特徵，通泰方言七調區無此特徵。

一、語音分化還是類型變化？

在歷史比較法看來，不同語言間的相同的語音分化是論證同源關係的有力證據。語音分化指有語音條件的音類變化，無條件的音變不能當作同源關係的直接證據，因爲它可能是由類比引起的變化，也可能是類型學上的變化，或者由語言接觸所造成。語音分化的模式可表示爲（1），其中 a、b 代表語音條件，x、y 代表變化後的形式，符號@代表早期形式。早期形式在 a 環境下演變爲 x，在 b 環境下演變爲 y。我們可以循着語音環境推測音變之前的早期形式。

（1）早期形式



現以該模式重新審視古全濁聲母今音不論平仄一律送氣的特點。

李如龍、辛世彪（1999）把漢語方言的全濁聲母清化後的送氣情況分爲五種，分別爲“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的官話方言，“仄聲送氣、平聲不送氣”的粵北土話^②，“不論平仄一律送氣”的客贛、通泰以及晉南和漢中方言，“不論平仄一律不送氣”的湘語，以及“多數不送氣、少數送氣”的徽語、閩語。他們把“不論平仄一律送氣”看作客贛方言、通泰方言、晉南和關中方言具有源流關係的證據，認爲它們都是從古代的秦晉方言承傳下來。

筆者認爲，以上五種類型中具有語音分化特徵的只有官話的“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它們是以調類爲語音分化條件。粵北土話的所謂“仄聲送氣、平聲不送氣”，根據張雙慶（2000：14）的報告，粵北樂昌土話是

^② 這一說法跟張雙慶（2000，2004）的調查結果不一致。

並、定母不論平仄一律不送氣，與湘語的情況相同；而群母及其他塞擦音聲母不論平仄一律送氣，情況與客贛方言相同。粵北連州土話也是並、定母不論平仄一律不送氣，其他全濁聲母一律讀送氣清音（張雙慶2004：14）。筆者由此認為粵北樂昌、連州土話的這兩種情況都缺乏語音分化條件，不能算語音分化，可看作無條件的濁音清化，只是其中並、定母的清化屬於不送氣類型，其他塞擦音聲母屬於送氣類型。客贛、通泰以及湘語的情況，也不算典型的語音分化，因為濁音清化後要麼送氣，要麼不送氣，二者可分別看作不同的類型變化。至於閩語、徽語的“多數不送氣、少數送氣”，它說明這兩個方言區的濁音清化缺乏語音分化的條件，只是數量上有分別，多數不送氣的像湘語類型，少數送氣的像客贛語類型。

以上只是類型上的推斷。下面用浙南吳語與閩語、贛語接觸區域的濁音清化為例，說明浙南吳語一些方言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濁音清化，完全是受了鄰近方言的影響，它們缺乏語音分化條件。據曹志耘（2002）的報告，浙南吳語與閩語接壤的浦城、龍泉、慶元、泰順四個方言，全部濁音聲母都已清化，逢塞音、塞擦音一律不送氣，與閩語的“大多數”屬於同一清化類型。地處這四個方言之中的景寧、雲和方言，只有平聲發生清化，其清化類型也是不送氣。而浙南吳語北部的金華、蘭溪方言只有上聲清化，其清化類型為不送氣，與鄰近的徽語嚴州片建德方言的上聲清化類型相同^③。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接受，即把官話的古全濁聲母清化看作語音分化，而把其他送氣或者不送氣的情況看作類型上的不同變化，那麼古全濁聲母今音不論平仄一律送氣（如客贛方言類型）或者一律不送氣（如湘語類型），它們都不屬於語音的分化。因此，以古全濁聲母今音不論平仄一律送氣來論證通泰、客贛二者具有同源關係，這一語音上的論據不充份；二者在送氣類型上相同，可能屬於類型上的共變。

二、同源關係還是語言接觸？

現在分析“同源論”的第二個語音上的證據：通泰方言六調區古全濁

^③ 據曹志耘（2002）報告，建德方言的濁音已完全清化，平、上、入為不送氣，去聲為送氣。它是否屬於有條件的語音分化，有待查證。

上/濁去歸陰平的特徵以及這一特徵如何與客贛方言進行比較。

魯國堯（1988）比較了泰州話與鄰近的泰興話、如皋話，發現古全濁上/濁去不獨立成調，這組字很多有文、白兩種聲調，口語讀陰平，書面語讀去聲。他還發現泰州話裏這類具有書面語音的詞比泰興話、如皋話的多，而這類口語音的詞又比泰興話、如皋話的少，他的結論是泰州話受“雅言”（附近的揚州話）的影響大，而泰興、如皋離揚州較遠，受“雅言”的影響相對地小。它說明同一個區域內不同的方言受“雅言”影響的程度是不同的，如果將相關的影響串連起來，就能看出“雅言”與該區方言的某些音類形成一種漸次對應。

此外，通泰方言區內七調區的興化話、如東話、南通話，它們有陰去、陽去兩個獨立的聲調。從古全濁上/濁去今書面語讀去聲和古全濁上/濁去今口語讀陰平這兩個方面看，這兩個音變在通泰方言裏顯示了不同的對應，並形成兩個層次的交叉。先比較通泰方言區內七聲調和六聲調的不同，見（2）（材料來自顧黔（2001：485），排列有改動）。

（2）通泰方言六聲調與七聲調的比較

		泰州	如皋	泰興	興化	南通
		六聲調			七聲調	
平	清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陽平
	濁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陰平
上	清/次濁	上	上	上	上	上
	全濁	白讀陰平 文讀去聲	白讀陰平 文讀去聲	白讀陰平 文讀去聲	陽去	陽去
去	濁	上	上	上	陰去	陰去
	清	上	上	上	陰入	陰入
入	清	陰入	陰入	陰入	陰入	陰入
	濁	白讀陽入 文讀陰入	白讀陽入 文讀陰入	白讀陽入 文讀陰入	陽入	陽入

針對通泰方言六調區的古全濁上/濁去今書面語讀去聲的分佈，魯國堯（1988）提出了“雅言”（揚州話）的影響從西到東呈遞減狀的漸次分佈。筆者認為這只顯示了該現象的一個方面；如果考察七調區古全濁上/濁去今口

語讀陰平的情況，可以發現該區幾乎不具備這一特徵。據顧黔（2001）的調查，這類字在興化話、南通話、如東話大多數仍讀陽去，只有極少數讀陰平，例如南通話“婦氏寵爻贈”，興化話“謬繆”，如東話“婦戶互召受項頸～雁”等少量字^④。

綜合以上兩種情況：一方面，來自“雅言”的古全濁上/濁去今書面語讀去聲的這一音變漸次地影響了通泰方言區六聲調的方言，即從泰州話到泰興話、如皋話這類字形成了由西到東的遞減狀的漸次分佈；另一方面，在通泰方言區的七聲調方言（興化話、南通話、如東話），同樣是“雅言”的影響（即全濁上/濁去歸去聲），這種影響幾乎在本調區消除了通泰方言六調區普遍存在的古全濁上/濁去口語今讀陰平的特點，它在通泰方言區形成另一種漸次對應，即從七調區的興化話、南通話到六調區的泰州話、泰興話、如皋話，古全濁上/濁去口語今讀陰平的字形成了由少到多的不規則漸次分佈。

通泰方言區聲調歸併呈現兩種漸次分佈：一種是地理上呈連續的遞減狀，即六調區的古全濁上/濁去今書面語讀去聲；另一種是地理上非連續的、不規則分佈，即通泰方言區古全濁上/濁去口語今讀陰平調，後者不具備地理上的漸進性。這兩種歸併都是通泰方言歷史演變的結果，這兩個音變發生在原本同一音類（古全濁上/濁去）裏，並且在同一區域內形成交叉，形成不同層次的疊置。

筆者對於通泰方言七調區幾乎不具備古全濁上/濁去今讀陰平的特點覺得奇怪。興化、南通、如東地處通泰方言區的邊緣，毗鄰東海，如果揚州話作為“雅言”對其附近的通泰方言發生較大的影響而使通泰方言的特徵漸趨消失，那麼地處這種影響的邊緣地帶的七調區應該保留更多通泰方言原有的音韻特徵。問題在於，如果古全濁上/濁去口語讀陰平屬於通泰方言原有的音韻特徵，為甚麼七調區裏這一特徵極少？換言之，如果它不是通泰方言原有的特徵，從七調區到六調區這一特徵由少到多的不規則分佈應該如何解釋？

對於以上問題，顧黔（2001）主張把七聲調看作通泰方言的早期形式，

^④ 顧黔（2001：500）將連字組裏的陰平調看作一種原調向陰平調發展的趨勢，這個說法有待商榷。筆者贊同呂叔湘（1993）的觀點，認為連字調應是字調（即“字調的本來面目”）加上字組調（即變調的作用），如果把連字調看成“字調的本來面目”，它缺乏音系上的理據，參見侍建國（2008）。

把六聲調的古全濁上/濁去歸陰平看作後來的演變。魯國堯（1988）認為通泰方言六調區的這種調類歸併早在十六、十七世紀就有文獻記載了，歸併原因是古全濁上/濁去原本混同於陰平。顧黔根據七調區陽去調的調型調值跟六調區陰平調的調型調值極為相近，推測六調區的原陽去調與陰平調因語音相近而合併。

因語音相近而造成音位合併的觀點需要重新考慮。語音的相似性有大有小，多大的相似度可能造成合併，沒有一個客觀標準。此外，從現今語音的相似上難以論證歷史上的語音合併。論證同源關係的音位合併，應該與語音分化一樣，從語音環境上找合併的條件。比如，西方歷史語言學的典型的音位合併，即早期印歐語的五元音系統 i、u、e、o、a 變成梵語和日耳曼語的三元音系統 i、u、a，其間經歷了 e、o、a 的合併（Fox 1995）。合併的起因是早期梵語的一套脣輔音分化為軟、硬兩套，硬脣輔音後面的 e 與 a 合併，軟脣輔音後面的 o 與 a 合併，它就是著名的“脣音變化規律”（Law of Palatals）。下面以原始印度—伊朗語為早期的五元音系統，分析它如何在不同的脣音環境下演變為梵語的三元音系統，見（3）（c 代表硬脣音，k 代表軟脣音；演變過程從左至右，中間的兩個音變簡稱步驟一、步驟二）^⑤。

(3) 原始印度—伊朗語 i、e 之前的硬脣化 e 和 o 合併				梵語
a.	-ki-	-či-	-	-či-
b.	-ke-	-če-	-ča-	-ča-
c.	-ka-	-	-	-ka-
d.	-ko-	-	-ka-	-ka-
e.	-ku-	-	-	-ku-

原始印度—伊朗語被看作梵語最直接的祖先，它只有一套脣輔音，對應梵語的兩套輔音：在 i 之前為硬脣輔音 č，如（3a）；在 u 之前為軟脣輔音 k，如（3e）；梵語元音 a（經過步驟二）前面的脣音可以是 č，也可以是 k，如（3b-d）。以上的對應說明梵語的三元音系統是從五元音系統演變來的，即五元音的 e、o 合併為 a。此外，在元音合併之前，原始印度—伊朗語的脣

^⑤ “脣音變化規律”的例子及其說明主要來自 Fox (1995: 27—29)。

輔音依據元音舌位的前後分化為梵語的硬腭音和軟腭音，分化條件為與前元音組合變成硬腭音，如步驟一；與非前元音組合變成軟腭音。歷時上硬腭音變在先，元音合併在後。硬腭音變以五元音系統的前元音 i 或 e 為音變條件，而步驟二的元音合併則模糊了早期腭輔音分化的條件，使後人看不到硬腭音變的條件。所以，僅憑後期的語音相近推測早期的語音合併是不足信的。

此外，西方歷史語言學嚴格區分“同源關係”與“語言融合”。即使是最深度的語言融合，如從八世紀開始的古英語和北歐語在英格蘭的融合，也只限於詞彙上的借用，不視為同源關係。雖然長期融合所產生的大量借詞使後人很難判斷現代英語的某個詞是源自古英語還是借自北歐語（Fennell 2001），但對於兩個相應的詞，如‘shirt’（襯衫）和‘skirt’（裙子），可以根據北部日耳曼語的音變（如 sk 在古英語裏類化為 [ʃ]）大致能將古英語詞區別開來。對於這種語系上相近、且有過深度融合的語言接觸，西方歷史語言學不把它看作同源關係。

漢語方言的歷史演變有所不同。首先，所有的漢語方言都具有一定的同源性，它既是漢語的一大特點，也給研究方言的歷史演變帶來不少麻煩。比如，遇到不同方言的語音相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運用同源性？其次，不同方言都經歷了長期的演變過程，以致發展為現代相互不能溝通的漢語方言。我們在比較漢語方言的異同時，既要注意它們的同源性，更要重視它們的流變關係，即各個方言的具體演變過程及其相互間的影響。漢語方言的歷史研究通常把方言的同源性看作既然性，即所有漢語方言都是從一個共同祖語演變而來的，它們之間的同源關係似乎毋須證明；而對於具體方言的演變過程，由於它跟官話的發展可能沒有直接影響，所以方言演變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西方語言的歷史研究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假定一個原始印歐語形式，並試圖為這個原始形式重建每個詞的原始形態，所以它包括儘量多的音系細節；另一方面，從譜系上重建各語系、語支的早期形式，探索每個語言在譜系上的歸屬。這兩個方面在西方語言的歷史研究中是相互參照、相輔相成的。漢語的歷史研究也有兩個方面：重建古代書面語的音系是一方面，現代方言比較是另一方面，二者屬於不同學科，一是音韻學，一是方言學。這兩

方面基本上不聯繫、不參照，各行其是。所以，漢語方音的比較研究除了與中古音的對比，很少參照其他對象。

需要說明的是，漢語方音的比較研究除了中古音之外沒有其他的參照，這也是漢語方音歷史演變自身的特點所致。因為漢語方言的演變與西方語言的演變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外來成分通常伴隨民族征服和語言入侵，而任何一個漢語方言對於外方言成分是逐步認同、樂於接受並主動融合，所以漢語方言中的外來成分不太容易辨別。漢語方音史應該重視一方言如何受到他方言的接觸及其影響。

三、通泰方言的“全濁上歸陰平”來自跟客贛方言的語言接觸

筆者認為通泰方言六調區的調類歸併應該來自某種外部因素，七調區則沒有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面以古全濁上今歸陰平的材料論證通泰方言六調區的調類歸併的起因來自歷史上跟客贛方言的接觸。

(1) 客贛方言的“古全濁上歸去聲”

客家話和贛語都有古全濁上口語歸陰平的現象，而且文讀也歸去聲^⑥。客家話古全濁上的調類歸併比較一致，都是口語字歸陰平、書面語字歸去聲^⑦。贛語古全濁上的文白分調集中在江西東部、南部以及跟贛南、閩西客家話相鄰的地區，如南城、黎川、弋陽、撫州、吉水，這些地區的古全濁上口語字也是歸陰平，書面語字則歸陽去（張雙慶、萬波1996，謝留文1998）；其他大部分贛方言，古全濁上都歸陽去（辛世彪2004）。

王福堂（1998）認為通泰方言與客贛方言也許有過“親密的關係”，依據為客贛、通泰兩地全濁上歸陰平是在“同一規律支配下產生的歷史音變”，這個結論是建立在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一律送氣這一客贛方言“最重要的共同點”上。

^⑥ 辛世彪（2004）認為甚至整個東南方言歸陰平的古濁上跟歸去聲的古濁上在字類上都有分別，一般是以口語字歸陰平、書面語字歸去聲。

^⑦ 也存在一些地域性差異，主要是數量上的多少，字少的方言點相信是受到鄰近他方言的滲透（嚴修鴻2004）。

此前提出了古全濁聲母清化後一律送氣不屬於語音分化，這一“最重要的共同點”可能是類型上的相同變化，所以它不能作為同源關係的證據；而“同一規律支配下產生的歷史音變”的說法常常跟“同源關係”同義，所以王福堂的“親密關係”論雖可理解為語言接觸，但對語音材料的解釋未能脫離“同源關係”的範疇。

顧黔（2001）比較了客贛方言和通泰方言的對應，認為客贛方言裏古全濁上歸陰平和陽去的兩種歸併分別對應通泰方言六調區、七調區的聲調歸併；再參考古全濁聲母清化“不論平仄一律送氣”的音類特徵，她提出通泰方言與客贛方言同出一源，它們是4世紀北方漢語的後裔，是原有方言基因的共同遺傳。

辛世彪（2004）也看到通泰方言和客贛方言的古全濁上歸陰平的一致性，認同客贛、通泰方言具有同源關係，並提出通泰地區是客贛方言群體歷史上的經居地。劉鎮發（2003）根據粵東粵語（如從化、清遠、英德）的古全濁上大部分歸陰平的現象，認為客、贛及粵東粵語的古全濁上歸陰平不是偶然因素，而是來自一個共同的“祖語”^⑧。顯然，他們在解釋相關方言的一致性時，主要的依據是語言的同源性。

筆者認為，通泰方言六調區和七調區的兩種不同聲調歸併存在着明顯的區域分佈特徵，客贛方言的不同聲調歸併則屬於“文白”的不同，通泰方言和客贛方言在這方面有本質的區別，不能對應。張雙慶、萬波（1996）提出南城贛方言的古全濁上歸陰平屬於方言自身的演變，古全濁上歸陽去則是後來受到外部方言的滲透。劉綸鑫（2001）把客贛方言的全濁上歸去聲和次濁上歸上聲看作北方言影響的結果，而古濁上歸陰平則是八世紀之前的事。嚴修鴻（2004）認為客家話的古全濁上/次濁上的同流演變（即二者歸陰平）是早期音韻特徵，它們的分流演變（全濁上歸陽去，次濁上歸上聲）則是後期特徵^⑨。這些研究的共同結論是把客贛方言的全濁上歸去看作不同層次或者不同來源的音韻特徵，這一特徵難以跟通泰方言七調區的聲調歸併發生直

^⑧ 這些學者在解釋這些方言的語音變化時都以詞彙擴散理論說明古全濁上歸陰平和歸陽去的分化。對於這種分化原因，筆者語言接觸的觀點與詞彙擴散論有根本的不同。

^⑨ 但他對已歸入陰平的原全濁上字因受北方言的影響而再次分流的說法難以接受。

接的關聯。

(2) 通泰方言兩種不同的聲調歸併

筆者遵循歷史比較法的路子，對某些無法用同源關係解釋的現象，避免使用同源性；對於通泰方言六調區的古全濁上歸陰平，筆者嘗試用“語言接觸”論把它看作方言間曾發生過深度接觸而獲得的音韻特徵，而全濁上歸去則是通泰方言和客贛方言長期受北方官話影響而產生的共同變化，它屬於“同一規律支配下的歷史音變”，不是來自語言接觸。

本文這麼做為了合理地解釋通泰方言內部的不同。對於通泰方言的六調區聲調發生歸併而七調區未經歸併的現象，如果只看通泰方言本身，二者的差距是很難解釋的，“語音相近而混同”的說法只是權宜之計。如果從歷史上找出它與客贛方言的關聯，或者證明通泰地區曾是客贛方言群體歷史上的經居地，那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通泰方言內部的不同，也解釋了通泰方言跟客贛方言在有關調類歸併上的源流關係。

筆者認同4世紀開始的北人南徙在經居地與當時的通泰方言會有過深度接觸，通泰方言六調區的古全濁上今歸陰平是歷史上受到“客家先民”的直接影響。泰州古稱海陵，即海邊高地之意。今南通、如東地區4世紀還未露出海面，南北朝時始成沙洲，隸屬海陵郡^⑩。由此看來“客家先民”的音韻特徵之一古全濁上歸陰平只影響了當時的泰州地區，未影響泰州以東的海上沙洲（今南通、如東地區），所以今通泰方言七調區沒有發生古全濁上歸陰平的聲調歸併。

四、其他相關聲調的歸併情況

要讓通泰方言和客贛方言之間由語言接觸而產生的全濁上歸陰平的對應觀點獲得接受，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討論：次濁上和濁去在兩地的歸併情況。

先看次濁上的歸併。通泰方言的古次濁上仍為上聲，與北方官話相同。大多數客家話的古次濁上口語字歸陰上，書面語字則跟隨全濁上口語字走，也歸陰平（辛世標2004）；贛語的古次濁上聲字鮮有文白分化，大多讀陰

^⑩ 到了10世紀，這些海上沙洲才連成一片，稱靜海洲，與大陸連接，隸屬淮南海陵郡管轄（鮑明輝、王均2002）。

上，只有少數地區的少數字讀陰平。有學者認為次濁上的不同歸併是區分客、贛方言的標準之一（如橋本1973），也有學者認為客、贛方言在這一點上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是數量的多少（王福堂1998）。嚴修鴻（2004）不認可客家話與通泰方言有同源關係，所依據的是客家話的古次濁上也歸陰平。比較古次濁上在通泰方言和客贛方言的歸併情況，筆者認為它們在歸陰上方面，可能是同源關係，也可能是語言接觸，需要進一步研究。客家話的次濁上書面語歸陰平大概是後來的變化。

再看古濁去的歸併。通泰方言六調區是古全濁上/濁去今歸陰平，客贛方言的古全濁上今歸陰平一般不包括濁去，個別點（贛語的都昌、波陽、客家話的大余、徽語的屯溪、休寧）也有古全濁上/濁去歸陰平（辛世彪2004：64），但這些方言點的陽去已與陰平合併，所以這種歸併不典型、不普遍，無法做出可靠的推論。

老湘語有兩個方言（新化和冷水江）的古全濁上和全濁去的文白分化相似。新化的古全濁上今文讀歸去聲，白讀分化為二，或為上聲，或讀陰平；古全濁去大多文讀去聲，白讀陰平。冷水江的古全濁上今文讀歸陽去，白讀大部分讀上聲，小部分讀陰平；古全濁去大多文讀陽去，白讀陰平（鮑厚星2006：21）。張振興（1992）發現閩語的邊遠地區也有古濁去字今讀陰平的現象，認為它可能跟非閩語的古今聲調演變有關。這個推測是站得住的，它至少有老湘語的白讀音材料為證。

顧黔（2001）從通泰方言自身的演變考慮，根據七調區有陽去而六調區無陽去，認為六調區的聲調歸併是濁上歸去在先，然後陽去歸陰平。這一推測雖無直接證據，相關證據倒有一個，就是她調查了通泰區的每一個點，並沒有找到任何古全濁上與濁去分化的遺迹。這說明通泰方言早期六調區和七調區在濁上歸去方面（書面語）是一致的，只是在歸陰平方面（口語）有所不同。如果說通泰方言的全濁上/濁去今歸陰平也跟湘、閩一些方言點的古濁去歸陰平形成某種對應的話，這種對應的普遍性略差一些，暫時得不出有效的推論。

綜合通泰、客贛兩地次濁上和濁去的不同歸併，它們顯然與全濁上歸陰平沒有共變關係，但並不妨礙本文所主張的“語言接觸”論。個中差異這麼

解釋：地處官話區的通泰方言歸陰平的古全濁上/濁去受到區內“濁上歸去”的強烈制約，而客贛方言早期的全濁上歸陰平則是“濁上歸去”之前的事（劉綸鑫2001），二者的歷時先後不同，發生的區域也不同。

綜上所述，本文論證了通泰方言六調區的“全濁上歸陰平”來自跟客贛方言的語言接觸。此前筆者把通泰、客贛、晉南/關中方言的“古全濁聲母不論平仄一律送氣”看作兩可情況（或者是類型上的共變，或者是同源關係），現在能夠較有把握地說，通泰、客贛、晉南/關中的“古全濁聲母不論平仄一律送氣”屬於源流關係，也可視為同源關係^①，李如龍、辛世彪（1999）根據這點提出三者具有源流關係是站得住的。然而“同源論”所引用的證據之二，通泰方言的“全濁上歸陰平”，則來自語言接觸，而非同一祖語的特徵。

本文的結論是：同一祖語特徵可以通過語言接觸而獲得，如通泰、客贛的“古全濁聲母不論平仄一律送氣”，但由語言接觸所獲得的特徵不一定是同一祖語特徵，如通泰方言的“全濁上歸陰平”。

參考文獻

- 鮑厚星 2006 《湘方言概要》，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鮑明煒 王均 2002 《南通地區方言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
- 曹志耘 2002 《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商務印書館。
- 顧黔 2001 《泰州方言音韻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 辛世彪 1999 《晉南、關中的“全濁送氣”與唐宋西北方音》，《中國語文》第3期。
- 劉綸鑫 2001 《江西客家方言概況》，江西人民出版社。
- 劉鎮發 2003 《從方言比較再探討粵語濁上清化的模式》，《中國語文》第5期。
- 魯國堯 1988 《泰州方音史和通泰方言史研究》，日本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亞非語の計數研究》第30號。
- 侍建國 2008 《丹陽話的“嵌入式”變調》，《中國語文》第4期。

^① 萬波（2009）認為客贛方言的古全濁聲母清化模式一致，應為二者之間的同源關係所致。

- 萬 波 2009 《贛語聲母的歷史層次研究》，商務印書館。
- 王福堂 1998 《關於客家話和贛方言的分合問題》，《方言》第1期。
- 謝留文 1998 《贛語古上聲全濁聲母字今讀陰平調現象》，《方言》第1期。
- 辛世彪 2004 《東南方言聲調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嚴修鴻 2004 《客贛方言濁上字調類演變的歷史過程》，《客贛方言研究——第五屆客方言暨首屆贛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靄明出版社。
- 張雙慶主編 2000 《樂昌土話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 2004 《連州土話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
- 張雙慶 萬 波 1996 《贛語南城方言古全濁上聲字今讀的考察》，《中國語文》第5期。
- 張振興 1992 《閩方言古濁去今讀陰平調的現象》，《第二屆閩方言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暨南大學出版社。
- Fennell, Barbara A. 2001 *A History of English: A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Blackwell Publishing.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taro J. Hashimoto(橋本萬太郎), 1973 *The Hakka Dialect: A Linguistic Study of its Phonology, Syntax and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侍建國 澳門 澳門大學中文系)